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和
三哥,我在家中排行第四。没有姐姐,
也没有妹妹,我就是“老巴子”。

大哥长我八岁。在我牙牙学语
时,大哥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而
后大约每隔二年,二哥三哥和我相继成为一
名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
是一名中医,有些工资收入。父母含辛茹苦,
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个,并且把我们兄弟四人都
培养成了高中生,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后来的成长经历
证明,父亲母亲是极具长远眼光的。我们感
谢父母,从来不曾忘记。

记忆中,三个哥哥一直是呵护着我,从
来没有欺负过我。倒是被父亲亲手教训过一
次。十岁那年吧,春节快到了,父亲在厨房里
炒葵花,我和三哥在堂屋里吃饭。也不知道大
哥和二哥那时候去了哪里。家里养了一条小
花狗,三哥借着喝斥桌子底下的狗,暗地里也
把我当狗噎了。我明白了三哥的意图,大声哭
叫起来。父亲听见了,放下锅中唧唧作响的葵
花,手中握着一柄铜铲,边说边向我们走来:
看来要打一顿过年才安稳。

我原来以为,父亲是奔着三哥来的。但父
亲手中的铜铲却出乎意料地落在了我的头
上。就一下,不重,但我仍然哭了。在这之前,
父亲从没有打过我。我倍感委屈,哭着向父亲
诉说。父亲根本不理会我,早已重新走到锅
台边,翻炒那些葵花去了。

三哥悄悄责备我,真的是闹着玩的,你怎
么这样小气,没意思了。

十六岁那年,我悄悄地瞒着家人去参加
征兵体检。没想到一下子就过了。回到家里的
那天中午,我惴惴不安地向家里人谎报:被刷
掉了。正在吃饭的爸爸妈妈如释重负:验不上
好验不上好!我的眼睛盯着大哥。已经是大队
党支部书记的大哥成了我实现梦想的唯一救
星。刚吃完饭,我就将大哥拉到房间里,无奈
地向他透露实情:大哥,我验上了。

大哥一脸的释然:我就知道你不可能验
不上。我来想办法吧。

过程很复杂。但大哥终于还是说服了爸
妈,让我得以圆了当兵的梦。为此我特别感谢
大哥,也深感大哥太有智慧,居然能让爸妈
“狠”下心来,舍得让才十六岁的“老巴子”去
当兵。

二哥三哥也是同意我去当兵的。身在农
村,那时候以跳出农门为最高理想。虽然当兵
未必就是已经跳出农门,但毕竟是一个起步。
二哥三哥都暗自为我高兴。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大哥二哥和三哥分
别骑了一辆自行车,大哥带着爸爸,二哥带着
妈妈,三哥带着我和行李,从家乡小镇一路骑
行近三十公里,到了县城的集中地点。我换
上了没有帽徽和领章的军装,和爸爸妈妈及三
个哥哥一起,去了县城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
家福。这是我们兄弟四人唯一一张单独和父
母的合照。第二天,我坐上了去部队的轮船,
一路沿着大运河向家乡小镇方向行驶。大哥
二哥和三哥仍然骑着自行车,在沿大运河
的公路上和我乘坐的轮船同向同步而行。我
的心里充满了娱乐感,很想坐在船舱里对着河
岸放声大叫。但我已经是一名军人了,心里多
了些矜持。

到了部队,我开始思念家乡,思念父母和
哥哥们。家乡的来信对于我来说,是唯一可以
得到慰藉的方式,所以,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
兵时的所有信件。爸爸的信件当然最多。而哥
哥们当中,当以大哥的来信最频繁。大哥常常
在信里鼓励我好好干,争取干出个人样来,
为家里人争点光,至于家里的事,让我别操半
点心,爸爸妈妈的身体也总是好着呢。那时候
大哥成家了,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三哥偶尔也写一两封,多是以鼓励为主,

哥们

□ 卞荣中

也问一些部队的趣闻轶事。二十岁
才出头,三哥已经在县城里工作
了,让人羡慕。二哥那时候还没有
和教师的身份挂上,在粮站上做点
事。但二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理

头苦干的一个,家里的农活和杂事大都由他
承担。即使是后来开始教学生们H₂O,二哥仍
然承担着家里众多的体力活,从来没听过二
哥为此抱怨或发牢骚过。即到现在,二哥做了三
十来年的教师了,仍然秉承朴实敦厚的农民特
质。最让我感觉欠二哥的是:我的儿子从一岁
到七岁的六年多时间里,洗澡的事情大多是二
哥帮着做了,因为那时候我在部队。二哥其实
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懂得生活的一个人,愿意
做,不善言说,所以二哥和我通信最少。

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转业到了地方。三个
哥哥早已经是做爸爸的人了。回到父母的身
边,和妻子儿子日日相守,和哥嫂们见面的时
间多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一切都
被时间改变,但我和哥哥们的感情一如从前,
甚至更加深厚。

家庭当中最大的变故发生在1998年,父
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那一年,父亲才六十九
岁。大哥牵头我们兄弟三个认真做了安排,决
定送父亲去徐州就医。我们各自请了假。整整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四兄弟没有离开父亲的面
前半步。痛心的是,我们没能让父亲再享晚年
之福。

为了治疗父亲的疾病,我和三哥闹了些
小矛盾。这是我记忆中四个兄弟之间最严重
的一次对立。其实,我对三哥的感情还是很深
的。三哥是那种对于家里人,不论什么时候什
么情况,都要使出最大力气的人。我曾经凌晨
三点电话叫醒三哥找医生为我看身体,也曾
在大酒喝得无法自理时,三哥主动请
来熟悉的护士上门为我滴高糖。三哥
对他四弟的关爱我体会深切。好在毕
竟是突发性矛盾,并无历史成因,大哥
二哥和嫂们也做了一些调停,这次
对立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和感情上留
下伤痕。

父亲走了,为了年事已高的母亲
晚年幸福,大哥召集他的三个弟弟专
门开了个家庭会,对母亲的生活做了
精心的安排。似乎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每
遇家里有什么大小事情,二哥、三哥
和我都会习惯性首先征求大哥的意见,
或者服从大哥的一手安排。

大哥是二十八岁当上副乡长的,
屈指算来,今年六十岁的大哥在官
场上走过了三十多年。在我的心中,
大哥是和二哥骨子里特别相似的一
个人。大哥做人的诚实和做事的踏实
为他赢得了不少的口碑,收获了许多
的人脉。在家庭生活中,大哥更是一个
让我们无比信赖的兄长。他像父亲一
样要求我们做人,指点我们做事。他
孝顺,对母亲的爱从来就不曾变化
过;他原则,我们做错了他会批评;他
公平,三个弟弟在他心目中分量相
当;他和善,从来都会在家中微小
的矛盾产生时设法化解。现在的大
哥也是做爷爷的人了。我为大哥骄
傲,他在父亲不幸离世后,成功地把
我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的大家庭引导
成一个和谐、和睦的家庭。每当家
人之间见面时无拘无束,嘻嘻哈哈,
我们的幸福感即从心中涌出。

曾经兄弟,现在兄弟,将来兄弟,
其实都是一种缘分。缘分是一种值得
珍惜的东西。人的一生,有缘无分、
有分无缘、无缘无分者占多数。人
海茫茫,世事沧桑,你能识得几人,
成就几事?或陌路邂逅,或天生注
定,无论之于人,无论之于事,这样
的缘分不过如空气中的一粒尘埃,
沧海中的一滴水珠,若不珍惜,能
找出半点理由么?

至今我都是称呼我的大哥二哥三
哥叫做大哥、二哥、三哥,从来没
有叫过他们的名字。这样的称呼已
经镌刻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感觉富
足而又幸福,尽管我也已经是爷爷
辈的人。

父亲的老家在宝应范水乡下。
范水的范,正确写法应是去掉草
字头,下面那部分。音还是读这
个音。电脑上敲不出这个字。我
查了一下新华字典,这个字已经
作为“泛”字的异体字取消了。可
见,范水是座有年岁的古镇。这里
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
这儿的两款特色小吃。

素卷。做法并不复杂,就是有点费工。
黄豆磨浆,用大锅烧煮豆浆,待锅
面凝结成一层薄膜,用筷子从锅
中挑出皮、捋直,成半圆形,稍稍
晾干后,把淘好的糯米均匀地放
在豆腐皮的直径上,轻轻卷成筒
状,然后放在蒸笼上蒸约半小时,
取出,用刀切成三角状,再放在
油锅里爆炒,放入盐、糖、酱油
等佐料,最后撒上葱花,起锅,装
盘。盘是浅黄色的细瓷,剔透色
的素卷,碧绿的葱花,素卷上露
出一些晶莹剔透的糯米,闪着幽
暗的光泽。真是美食美器。尝一
口,劲道有味,齿颊留香。

这本是尼姑庵里当家尼姑吃的食
品。在乡下,也就是出家人才对吃
这么尊重。

我父亲的外祖母和本地同善庵的
大当家的很好,这个老外祖母就
长年住在庵内修行。我的祖母
有时带着年幼的父亲去看她母
亲,这老太太就做这个素卷款待
他们。父亲吃了以后念念不忘,
有时自己悄悄地溜去找外祖母
要素卷解馋。这也就是她们修
行人有闲工夫。平常人家是舍
不得花这么多工夫弄了吃。

说来也怪,这种食物,只尼姑做
得,有些殷实人家也明里暗里
学着做,却鲜有成功的。有的做
出来形似,但味道,比起正宗的
素卷,可就差远了。

冲粉子。头天晚上,把糯米淘好。
第二天,拿到春米房春米。春米
是男人的力气活。一口臼,用
一块大整石慢慢凿成。在臼的
上面,架着一棵大树段做成的
“碓身”,“碓”的头部下面有
杆杆,“碓”肚

时光的味道

□ 朱玲

成极细的粉子。然后拿到太阳下晒,
晒干后,用布袋装起来。吃时
候,用瓢舀一点,放在碗里,碗
中间扒一个小塘,注入香油,放
在锅内隔水蒸二十分钟,取出,
用筷子搅拌,然后再蒸五分钟即
可。揭开锅盖,热气升腾,乳黄
色的粉子乖巧地盘在碗里,看
着就可爱。端出来,香气扑鼻。
一勺入口,软粘无比,打嘴不
丢。需要注意的是油不能多放,
多了就腻,少了就寡味,这很像
婚姻,要得太多总是贪婪,可
是,太少了,一定是乏味的。

祖父是个木匠,每天早上祖母都
做这种食物给祖父吃。吃了这
个,能熬饿。祖母自己是舍不得
吃。她多半会给父亲留小半碗,
父亲是家中兄妹四个中的长子,
祖母很宠他。为此,我叔叔至今
还耿耿于怀呢。

俯仰一世,人到最后,就落实到一
粥一饭间。我父亲今年八十三
了。他经常跟我们唠唠起小时
候吃过的食物。

今年清明,我陪父亲去了一趟老
家。老辈们都不在了,只小辈
们簇拥着父亲。父亲又和他们
谈起了这两种食物。小辈们说,
这素卷的做法,听都没听说过。
冲粉子倒可以做。于是,他们
从超市买来水磨糯米粉,按照
父亲说的做起来,没有那种烧
草的大锅,就放在电磁炉上蒸。
父亲看了直摇头,勉强尝一口,
就推开了碗。很显然,这不是
记忆中的美味。他走到一棵树
下,望着远方,眼中有泪溢出,
口中念念有词,再也回不到前
了。

是的,我们有多少美好的东西
留在了时光的深处。在时光的
那一头,它们深情地与我们对
视。隔着时光,我们泪流满面。

刚记事那会儿,还在乡下,和爷
爷奶奶住一块。那时的我便开始
对活动的影像特感兴趣。那时,
只有庄上的几个大人家才有那
种老式的盒式录像机,即便是
有了录像机,也找不出几盘像
样的带子。于是我常常期盼哪
家办喜事或庆生日,因为办事
的人家总会请来镇上的放映队
在院门口放电影。

放映设备挺简陋的,就是在院前
的两棵树之间撑起老大一张帆
布,虽说那是放映队的专业设
备,不过在我眼里也就是一块又
大又白的帆布。布前隔个十来
米架上映映机,摆上音箱,将一
卷卷圆盘式胶卷插在机顶部,
年代久的机器转起来还会清晰
地听到“咔咔”的响声,一场
电影下来总得要换两三次胶卷,
因为布的两面都有影像,加上
不用买票,所以每每前前后后
都挤满了人。不过,那时的片子
不是国产便是港台国语,无
字幕,所以在反面的人也不用
遭字幕反映的罪——正反一
样看。

那时的娱乐真是少得可怜,一
年到头也难得看上一两场像
样的电影。所以要是听到谁家
办事搞场子放电影,不但小孩
快乐得像过年,连大人们都会
很高兴,几乎家家会去。原本
可能是八月初七的场子,七月
末就有人传开了。邻里邻村
自然很快知晓,有时连七八里
外,邻村的邻村也会有人蠢蠢
欲动。那些开心的大人小孩不
如当下的影迷,他们不认识形
形色色的电影明星,也不会去
翘首企盼什么欧美大片,甚至
连“公映”那天放什么片子
都不知道,然而这并不妨碍大
家看电影的热情——是的,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

露天电影是没有座儿的,你得
自备。靠得近的还好,拎个三
角凳小走两步便可“入场”;
离得远的就得多吃点苦头了。
你得扛着“座儿”走上好几里
的田埂小路。记得一年南村有
户人家摆场子,邻家的两弟兄
说好同去,只带一条长凳,去
的时候由老二先扛,回头老大
扛。场终人散的时候,做老大的
不地道,一溜烟跑了。不过老
二也是个倔脾气,不愿吃这七
八里地的闷头亏,一不做二
不休就把长凳扔那儿了,到头
来两兄弟都被父母罚了跪搓
衣板。

那时候我虽小,但有一年冬
天的场子记得还挺真切。那
天天还没擦黑,奶奶就早早地
做了晚饭,在饭桌上爷爷喜滋
滋地告诉我,镇首老于家的孙
子“剪小辫子”(家乡男孩过
十岁生日的别称。我们那的
男孩出生后,父母会在他的后
脑勺上留下一簇小辫子,十年
不剪,直至十岁庆生才剪掉,
因此男孩十岁生日俗称“剪
小辫子”),请了村里的放映
队,今晚就放。因为在镇首,
又隔着好大一片农田,相去甚
远,所以爷爷一丢下碗筷便一
手拎着小凳一手拉着我上路
了。

在路上,遇上了三三两两同
我们一般拎着“座儿”的人,
大家互相打着招呼:“怎么,
去老于家看场子啊!”那
次走了好远,过了一条河,又
转了几个片头,天快大黑时才
到。老远便看见于家大院门
口一片灯火通明,自是人声
鼎沸。于家门前便有河,白
布支在河滨的两棵树上,只
能坐一面的人,因而格外拥
挤。爷爷找了同庄的熟人,

在他们那放妥了位子,而我的
位子则是爷爷的大腿梆子——
刚刚坐稳,那老式放映机便
嘎嘎地放起第一场电影来。

儿时的露天电影

□ 冯智超

打头的是一部国产黑白战争
片,名字已记不清了,只记得
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招牌一亮出来,下面的观众是
“哎——”声一片,叹息的
自是小孩和少年人居多了。
不过老观众就起劲了,爷爷
高兴地逗着我:“好看啊,这
好看啊!”当时还未“剪小
辫子”的我自然是对黑白战
争片感兴趣的(不过现在再
看有些黑白革命片还是挺不
错的,虽然演员满嘴的口号,
但片子拍得真实,有种特殊
的韵味,前儿天还饶有兴趣
地看了一遍《小兵张嘎》。小
朋友的心思同我一般,当下
便闹作一团;有三五成群在
人堆里嬉戏打闹的,有哭着
闹着要父母长辈带回家的,
更有甚者跑去放映机边,垫
着、跳着伸手够那投影光线
的。大人们也不大管,老哥
们儿都在相互递着烟送着火,
也有带酒来的,于家还送来
客备了点下酒的茶叶。泡
茶的开水炉也被抬在院口,
都是些不上档次的茶生,但
入口的味儿却是极浓,极香。
那茶炉吐着蒸汽散发开来,
缭绕于半空经久不散,在
严冬的夜晚倒让人感到温
暖,心头也热乎起来。露天
的电影音效本就不好,小
孩子闹得欢了便更加听不
清。可大人们不管这些,照
样看得乐呵呵的。记得电
影当中,不知哪位英雄人物
在关键时刻拔枪出场更是
博得场下一片叫好声——
这一次自然是老前辈的呼
声居多了。

就这场“浑浑噩噩”地看
完了第一场。

这场音乐刚起,画面还没
出来,那熟悉的旋律便抓住
了孩子的心。这回的片名
我记得真切——《黄飞鸿》,
还记得是第三部《狮王争
霸》来着。这场就安静多
了,孩子看得目不转睛,大
人也是聚精会神,看来黄
飞鸿还是老少通吃的。每
每到黄大侠开打的时候,我
都会兴奋地随着音乐、节
拍与招式,嘴里念念有词
“呵呵哈哈,蹦蹦跳跳”
个不停。偶到换胶卷的时
间,就那么一小会儿的工
夫,下面那些包括我在内
的“不明事理”的小孩顿时
叫成一片,待到画面再
出来,又随即安静下来……

应该是有第三场的,不过
因为我半途睡着了,所以
印象不深……当我醒来的
时候,发现正伏在爷爷的背
上,身上披着爷爷那件厚
军袄,晃悠悠的,顶着满头
的繁星,走在土质酥松的
田间小道上,在田的那一
头迎接我们的星星点点、
依稀可见的家的灯火……

这幅画面至今仍在我的
脑海浮现,偶尔也在梦中
回见。后来生活有了起色,
家家买了电视机,又家家
配了VCD,再后来,我
进城随父母生活,读书。
前些年,农村老家通了
网线,我那刚上“幼小”
的侄女都会捌着电脑上
网看《喜洋洋》了……
不过,那些真正能活出
滋味的日子却渐行渐远。
是啊,现如今你可以进
电影院,可以买碟,再不
济也还有漫天的BT供
你下载,根本不用担心
会看不上电影,但同
时你也不会再有昔日
拎着小凳走在赶场途
中的那份满满的幸福、
甜美与兴奋……曾经,
我们在物质缺乏的悲
哀中体验着岁月流
金的幸福,而今却又
在充裕物质的幸福
中惜叹无味生活的
悲哀。

文 游 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